

香港民众再聚旺角 捍卫自由良知

【明慧网】继二零一三年八月四日上午，香港二十五个公民团体、政党议员及各界人士在港府总部召开记者会并签署请愿信，成千上万的民众更在下午再聚旺角行人区，声援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的小学女教师林慧思，捍卫香港的自由与良知。

自去年六月以来，中共及其在港代言人特首操控“香港青年关爱协会”围攻冲击法轮功真相点，以数千条诬蔑法轮功的宣传物充斥香港，掀起文革式仇恨风暴，不断有市民和媒体因揭露、制止“青关会”恶行遭到打压报复。今年七月十四日，“青关会”在港警纵容下再次暴力侵袭法轮功旺角真相点，林慧思老师因站出来正义发声而遭抹黑打压。八月四日下午，中共在港外围组织在旺角举行“声讨”论坛，引发数千名市民义愤上街抵制迫害林老师，声援法轮功。

八月四日上午，保卫香港自由联盟、社民连、工党、新民主同盟、民阵、街工、人权监察和华人民主书院等二十五个民众团体，以及十多位教育界、文化界、



医护界人士和泛民主党区议员一起在港府总部召开记者会，并联署了给港府的请愿信。

这场冲突也令更多市民了解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。在短短一个多小时，就有五百多人当场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呼吁书上签字。◇

插播真相冤狱七年 朱秀敏九死一生

【明慧网】“那时我痛得几乎到了休克状态，脚没处藏没处放，没有准确的语言去形容那种感觉。只是觉得时间太漫长，分分秒秒都在生与死的边缘中煎熬，那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经历，身体承受到极限的痛苦中挣扎着，我别无它想，我只是一念：不能向他们低头，不能让他们取乐。”

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朱秀敏是这样形容她所受到的一次酷刑折磨。因为传播法轮大法真相，揭穿中共的谎言，她多次遭绑架，曾在牡丹江阳明公安局遭受残忍的刑讯逼供：皮管抽打、沾满芥末油的抹布堵鼻孔、头上套塑料袋等。

二零零二年因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，才三十岁的朱秀敏女士被绑架折磨、非法判刑七年，在恶名昭著的黑龙江女子监狱备受摧残，她曾遭受电棍电、冷冻、毒打、码坐、罚站、剥夺睡眠时间等酷刑折磨；她还被强迫做奴工、被监视、禁止去超市购物等。

历经九死一生，朱秀敏女士

说：“我没能想到我能活着回来！”

以下是朱秀敏女士的自述：

我叫朱秀敏，住大庆市。一九七二年出生，我本性单纯，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倾轧，勾心斗角，很不适应，一直想找一片心灵的净土。一九九八年十月，当看到《转法轮》时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：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，这就是我一直找了很久的，从此心灵安详宁静，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，该怎么活着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一九九九年七月，中共邪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，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，公开造谣诬蔑法轮大法，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。

一、公安局长耍流氓：“信不信我扒光你的衣服！”

为了进一步向广大不明真相的世人，讲述法轮功真相，我和几名法轮功学员开始插播有线电视。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，法轮功学员王学士在插播时，当场被阳明区公安分局恶警绑架，当时王学士

在闭路电线杆上面，发现车时来不及离开。

五月八日下午一点左右，我在火车站被四个警察绑架，当时我大喊不许抓人，凭什么抓我，以此示意离我十多米远，正向我这边走过来的法轮功学员崔三哥（后来崔三哥被阳明公安分局绑架，他的肋骨被打折，活活被打死）。我被他们塞进车里，他们把我的头按到座位底下，把我的手机和钱包抢走。

在阳明公安分局，我被铐在了铁椅子上，一会儿阳明分局局长朱某某来了，进屋后穷凶极恶地象疯了一样打我的头，并大声地叫嚣：

“为了抓你们，我们连着半个多月没睡好觉，信不信我扒光你的衣服，你认为我不敢吗？”我很坚信地说：“你不能。”他说：“你认为我不敢？”

他边说边逼近我。我大声说：“你不能。一、你是警察，不是土匪；二、我和你没有任何恩怨。我们做的这一切不是冲着你们，这你们都明白，（转下页）

（接上页）你们明白我们为了什么，所以我相信你不能。”他象泄了气的皮球，缓下了语气，改变了态度。随后派出所的指导员来了，一直劝我很久，想用伪善套我口供。

绑架我的两个人进来，取走绑在我腿上的铁链子，说又找到一个挺难制服的法轮功学员，得多去几个人，匆匆就走了。临走丢给我一句话：你的同伴被抓到了，等着吧。

二、皮管抽打、沾满芥末油的抹布堵鼻孔、头上套塑料袋

他们走后，指导员又继续套我话，后来绑架我的那个大个子（一米八左右），小个子（一米七左右），他们开始打我，非法审问我。小个子脸暗黑透着阴险，他把我的鞋袜都扒掉，强迫我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，我的小腿被用铁链子固定在铁椅子的腿上，两只胳膊铐在铁椅子的两侧，两手被手铐铐着。

小个子拿着一根类似电饭锅线粗的皮管拧成三折，他用皮管狠劲地抽我的脚背。一边抽一边大喊大叫：专门抽你脚，把你脚趾盖抽紫抽黑，然后掉下来。他不停地抽，因我两腿被固定了，脚不能移动。

那时我痛得几乎到了休克状态，脚没处藏没处放，没有准确的语言去形容那种感觉。只是觉得时间太漫长，分分秒秒都在生与死的边缘中煎熬，那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经历，身体承受极限的痛苦中挣扎着，我别无它想，我只是一念：不能向他们低头，不能让他们取乐。

在看守所，我看到当地法轮功学员曲玉萍，也是阳明公安分局国保用刑。灌芥末油时，把她头发往后一拽，鼻孔朝上直接往鼻孔里灌芥末油，当时她鼻涕眼泪就涌上来了，但他们还是给她套上塑料袋，由于呼吸急促，塑料袋直接呼在鼻子和嘴上，让她窒息没有氧气，她咬破一层塑料袋，又被套上一层，由于缺氧她身体放挺，昏死过去铁椅子都带倒了。给她打开后泼了凉水，醒来后继续灌芥末油套塑料袋，然后晕倒继续泼水反复多次……

三、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的种种酷刑

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，我被劫持

进牡丹江第二看守所。六月份转入楼上第一看守所，所谓被批捕了，十月份我和王学士、徐亚力三人同时被冤判七年。

二零零三年一月，我被劫持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，大队长叫吕晶华，副大队长王雅丽。那时女子监狱的环境难以想象地简陋，两栋旧楼：前楼是大监区监舍，后楼一楼是食堂和锅炉房。没有家人或朋友照管的犯人死后，尸体就扔在锅炉房后面。我们打水的时候，看到死人的脸都被老鼠啃了，真是惨不忍睹。

食堂楼二楼是集训队，白天作教室上课，播放一些歌曲，和“转化”法轮功学员的录像，法轮功学员被强迫背监狱监规。晚上当监舍，当时人多床少，课桌子和椅子上都睡着人。

（一）罚站、剥夺睡眠时间、吃的是鸡饲料

屋顶整个棚上都吊着一层塑料布，象水帘洞一样，水不停地往下滴，天天滴答滴答地响。个子高的人端个盆，在塑料布捅个窟窿接一盆水，然后再用胶带粘上。下次换一个地方，再捅个窟窿接水，再粘上。每晚睡前接一次水。不但住的条件相当差，吃的更差。我们吃的苞米面袋子上，写着“鸡饲料”。用它做出的窝窝头，吃起来非常牙碜，碾碎后用水泡里面有沙子，碎贝壳。

后来，旧楼废掉建起了新楼。一个监舍里住着三十多人，床之间加横板当铺位，挤得满满的。在集训队因为所有法轮功学员都不背监规和报告词，我们每天被集体罚站，半夜十二点之前不让睡觉。早晨四点就起床到教室坐着。

（二）做奴工、被监视、不准接见、打电话、禁止去超市购物

一个月后，我被劫持到五监区四队（后来因为女刑事犯怀孕了，后楼男监被分散了，被从新排序改叫三监区）当时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让说话，四个犯人轮班，每人一天看一个法轮功学员，所谓的“五联保”，睡觉铺也挨在一起，上厕所也跟着，晚上夜班看着记录。法轮功学员不但不能说话，连笑一下打个招呼都不行，双方五联保互相指责打骂，向警察告状，扣减刑分，不得安宁，草木皆兵，空

气凝结，心情压抑。而且不让我们自己去超市，犯人拿钱卡帮买货，一些犯人算计我们的钱，钻我们善良的空子，偷着花，被我们知道了就谎称划错卡了。

白天，法轮功学员跟着一起做奴工，干活做衣服，应该做的是囚服和警察服。监狱为了获取暴利，联系服装厂，偷着做棉袄、乳罩、被单等。有时不分黑白高强度，超负荷工作。肇东法轮功学员于立波就累得患有腹腔结核，肺结核，后来她一直在病号监区，释放后身体一直也没好，含冤离世。

（三）电棍电、冷冻、毒打、码坐、……

各个监区法轮功学员都做过争取：不做奴工、不戴名签、不点名、不蹲、不穿囚服等。随之而来的是恶警及恶人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，有的被吊一个多月，有很多被劫持进小号的，受尽了各种折磨。后来全监狱法轮功学员集体罢工，拒绝做奴工，这回成功了，法轮功学员可以不做奴工。她们用暴力恐惧想让我们屈服，没想到他们自己和犯人先受不了了，好几个犯人都发烧打点滴。刘文革站在监栏门前，象招了魔似的说“不想活了要自杀”。他们本打算让我们继续做奴工，后来就不了了之。警察和犯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，这一点，从一个“五联保”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她原来相当固执，总强迫我干这干那。“拉练”之后她说：‘政府’都管不了你们，我哪还能管你们哪。另一联保当着全组人说：我不了解你们师父，但他有这么多能为他出生入死的弟子，我佩服他；共产党党员谁能做到？都拉出来，都是叛徒。

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，我走出魔窟。（由于版面有限，做了删减）

